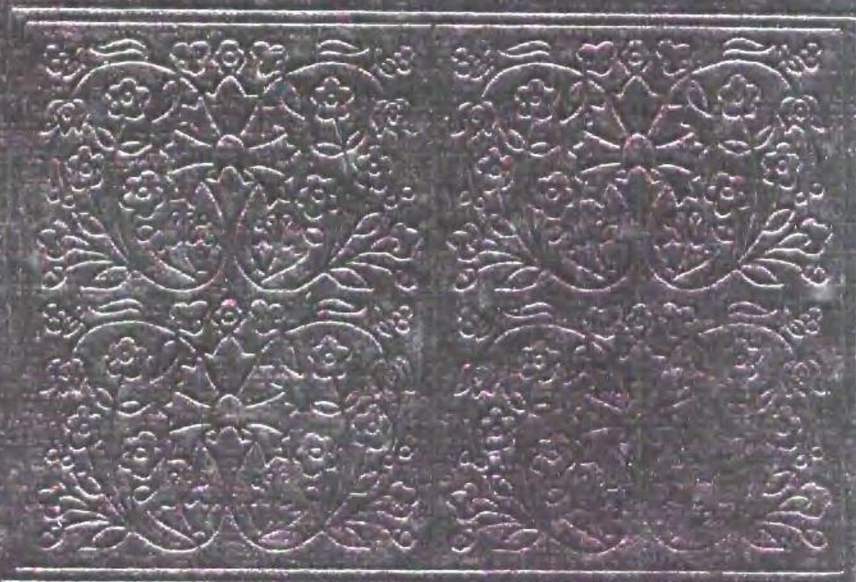


石钟健

民族研究文集

SHI ZHONG JIAN
MINZUYANJIUWENJI



民族出版社

97
K28-53
12
2

石 钟 健

民族研究文集

民族出版社

(京)新登字 154 号

责任编辑:欧光明

封面设计:王琮

石钟健民族研究文集

*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民族出版社微机照排

714 所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1 字数:270 千字

1996 年 2 月第 1 版

1996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100 册 定价:14.80 元

ISBN 7—105—02064—4/K·196
(汉 104)



石 钟 健

出版说明

长期以来,我国有许多专家学者在民族工作战线上从事民族科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他们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为发展这些学科的科学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国内外学术界都有较大的影响。

为了便于广大读者学习和了解老一辈科学工作者在民族科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方面的研究成果,我们陆续编辑出版他们个人的文集,希望这套文集的编辑出版能促进上述学科研究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这套文集是个人论文选编,不是全部论文汇集。所选论文力求体现老一辈科学工作者的学术水平。凡已出版的长篇专著均不收入。

这套文集中所收论文在编排上以写作或发表日期的先后为序。内容上不做重大修改,只在个别文字上做些订正。为了便于读者理解,有的还加了题解和注释。题解在各篇第一页下边,注释附在篇末。

目 录

序	(1)
大理喜洲访碑记	(4)
论白族的“白文”	(7)
大理明代墓碑的历史价值	
——《大理访碑录》代序	(29)
略谈壮族古代的奴隶制社会阶段	(47)
试证越与骆越出自同源	(55)
左江岩壁画的时代问题	(97)
论广西岩壁画和福建岩石刻的关系	(105)
四川悬棺葬	(120)
铜鼓船纹中有没有过海船	(136)
悬棺葬研究	(151)
论武夷山悬棺葬的有关问题	
——武夷君是谁和武夷山悬棺葬的开始年代	(214)
在《中国古代铜鼓展览》记者招待会上的	
发言(部分)	(225)
古代中国船只到达美洲的文物证据	
——石锚和有段石铤	(231)

论西瓯的来源及其有关问题.....	(253)
论悬棺葬和百越同源.....	(272)
论哀牢九隆族和洱海民族的渊源关系.....	(310)
附 录	
石钟健教授小传.....	(336)
著译目录.....	(340)
编后语.....	(345)

序

辛未六月，钟健学长捐馆，逾两载，中南民族学院张雄教授整理钟健遗稿，编成《石钟健民族研究文集》，行将问世，乔嫂季梅以序相属，余与钟健论交五十余载，义不容辞。

1941年，余初识钟健于昆明（时钟健用石钟之名），志意相投，交遂日深。1942年，余早钟健一年毕业，创立昆明私立五华中学，请钟健在该校任教年余，多所匡助。嗣后钟健入川，在叙永李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与余时有书信往还。解放前夕，钟健不愿随中央研究院迁台湾，曾来昆明，未几，仍返渝。迨至1953年奉调入京，在中央民族学院任教，时余侍先君已早两年（1951年）入京定居。与钟健时相过从，砥砺志行。仲尼曰：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钟健与余交，三者俱备，余之益友也。

钟健治学，以民族研究为中心，而对以下三方面之研究，硕果累累，成就甚大。一曰，对大理墓葬石刻与文献之收集、整理与研究；一曰对悬棺葬之研究；一曰对铜鼓之研究。此三者为前民族研究留下之空白，即使有研究，但也不如钟健研究之深邃也。

钟健对大理墓葬石刻与文献之收集、整理与研究，始于1942年夏。他与西南联大哲学系同学徐君受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罗莘田、向觉明两师之委托，到大理、邓川、喜洲等地调查并收集南诏与大理两个地方政权之历史遗迹与文献。时余侍先君印泉公因勦助滇西军务寓居大理。先君对钟健颇器重，命余优予招待。余曾与钟健和徐君同往离大理市区十余里之太和山，考察山上南诏宫殿遗址。该地屡经兵燹，已无残存文物。唯在太和山与苍山一带发现明

墓多处，谛视墓碑文，载有天竺密教传入南诏以及大理同四邻地区的文化关系等资料。钟健见猎心喜，照抄录之。余语钟健曰：今日未携带相机与毡拓工具，诚憾事也。钟健等返昆明后，草成《大理喜洲访碑记》、《滇西考古报告》两文上呈罗、向两师。两师阅后，认为大理访碑所得很有历史价值，有进一步搜求之必要。次年夏，钟健又受罗、向两师的委托再作大理之行。时余侍先君已于是年春赴渝述职，未能与钟健再晤于大理。钟健在大理所录墓碑文一百篇，至1956年始辑成《大理访碑录》六卷，并加注释近三百条。

钟健对悬棺葬之研究，始于1946年。1958年，钟健以其所著《叙南悬棺葬调查记》一稿交余，嘱余润色文字。余受而读之，始知钟健于1946年曾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民族组芮逸夫教授同到四川珙县、兴文等地考察“僰人悬棺”，钟健交余润色文字之稿，即调查纪实之作也。调查记中对悬棺葬之葬式及棺木中死者之性别、服饰、随葬品等均有详尽之记录。棺中死者之身分，调查记中亦有精辟之考证，认为悬棺葬所指僰道之僰人，与被称为白族先民之僰人，两者并无关系，不可混为一谈云云。此后，钟健又多次到有悬棺葬之地区进行考察，对我国南方悬棺葬进行全面系统的比较研究，写出了有开创性的科学论著多篇，揭开了千百年悬棺葬之谜。

钟健对铜鼓之研究，有其独到之处，他并不注重铜鼓造型与花纹艺术之研究，而将他对铜鼓之研究与他对中国南方民族史，特别是百越民族史以及东南亚史、太平洋交通史之研究结合起来，用铜鼓提供的资料及其他考古资料，对我国古代越人向太平洋迁徙，提出了有力论证。

钟健于1946年在四川珙县考察悬棺葬时，在该县发现岩壁画多处。解放后，广西左江流域的岩壁画、福建华安的岩石刻等相继被发现。钟健对上述各地发现的岩壁画与岩石刻进行综合比较研究，以求其同异。岩壁画与岩石刻均无年代记录，钟健提出用碳14

检测法来判断其年代之意见,为民族研究工作者所重视。

钟健长时期进行西南民族史之研究,50年代末与60年代初曾参加云南与广西民族调查组编写《白族简史》与《壮族简史》。至70年代,我国民族研究工作者探讨壮族族源问题,涉及“百越是否同源”的问题。此乃有争论的老大难问题。清儒顾炎武乃持同源论观点者也。钟健站在“同源论”之一边,他运用已掌握的有关悬棺葬、铜鼓与岩壁画、岩石刻等方面的资料,并查阅大量古文献与部分有关外文资料,论证“百越同源”。他支持“同源论”的观点是言之有物的,有说服力的。

钟健民族研究的论著,据他本人生前所编1955年至1983年的著译目录,共计50种(篇)。张雄同志所编《石钟健民族研究文集》,共收论著15篇,为其1983年前著译的三分之一。这15篇论著,皆钟健精心之作也。

钟健平素有哮喘诸疾,但注意锻炼,坚持不懈。每晨两胫缠缚沙袋,步行数里,习以为常。钟健长余六岁,但体质健于余,不意心脏病突发,猝然先我而去,恸哉!钟健物化于一旦,其著述如无人为之收集整理,有散佚之虞。幸乔季梅嫂请张雄同志为之善其后,其出版事宜又得中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及民族出版社之支持,使钟健呕心沥血之作,得公诸于世,供广大民族工作者学习与参考,钟健有知,亦当含笑九泉。

李希泌

癸酉六月序于京寓健行斋

大理喜洲访碑记^{*}

(1942 年)

(一)白文流行的时期,大概在段氏总管的后期,到明景泰年间正是最盛行的时期。(二)白文初创时期,当在段氏后大理国,最晚当在段氏总管的初期。(三)借用汉字记载民家口语的书法最初或由读汉书困难的人所发明,后来成为社会上一般人普通使用的文字。(四)第一次叙民家人历史的白文,也是用这种文字写成的,白史的写成当在段氏后大理国时期。

白文就是当时民家人所用的文字,这种文字,十之八九借用汉字,新奇字不过占十分之一二,在语法上,则与汉文稍有不同,不过是借汉字来写他们的口语罢了。《邓川段信苴宝摩崖》^①这一块白文碑新奇的字只有“诺”、“土”两个,引用汉文成语,又占了一小半,这种情形有点像日文。

《大理喜洲圣源寺杨黼碑记》^②,词记山花苍洱境。(碑文略)

坊间流传明代初期的民家语文碑词记山花咏苍洱境碑诗的最后两句说:“杨黼我拿空赞空,寄天涯地角”,知道这一首词,是喜洲上阳溪的杨黼作的。《明史·隐逸传》引李元阳存诚道人传:“黼尝以方言竹枝词数十首,好发明无极之旨,每出游,遇林泉会意,辄留

^{*} 《大理喜洲访碑记》一文,已难以找到全文,这里摘抄的部分,录自徐嘉瑞著《大理古代文化史稿》第四章第六节关于石钟健《大理喜洲访碑记》的有关引文。徐著《大理古代文化史稿》1944 年开始编写,1949 年第一次印行。本文录自该书中华书局 1978 年版第 386—392 页。

连不能去，然以老母在堂，不欲远离”。杨黼的生卒年代不可详考，词记山花……吟咏苍洱之间南诏盛衰兴亡的故事，自从研究西南边疆历史和语言的人注意这块碑后，认为明代的民家语，与现代的民家语多有出入，根据现在民家人所用的语辞，已能求译这些古民家字的意义。

《杨寿碑》。^③成化十七年(公元1481年)杨寿碑的背面，有“山花一韵”的词一首，共四十九字，原文写着：

山花一韵

原是

欢喜帝子孙，曾作
白王摩裓番，复成
神明叭，居则威势
提是喏，恩泽重
高列乾坤，高阿
居客~~瑟~~，更立石传
与后口看。^④

这和词记山花是一个韵，这一个韵，是明代初年民家人最喜欢用的，常常用来唱述他们的历史故事的。

注释：

①《邓川段信苴宝摩崖》碑刻全文，见石钟健辑注《大理访碑录》(复写本)。据石先生在该“碑录”中注：“此摩崖石刻今在邓川石窰香泉邓隘庙崖壁。庙祀邓隘诏皮罗達及其妃慈善夫人。庙侧崖壁有元末‘奉训大夫都元帅段信苴宝’摩崖石刻十八行，系其舍给觉真和尚庙田的记事碑。摩崖石刻长90公分，宽50公分。字体类魏碑，刻划甚浅。”

②石钟健《大理喜洲访碑记》曾抄录《大理喜洲圣源寺杨黼碑记》全文，徐嘉瑞撰写《大理古代文化史稿》第四章第六节有关“白文”部分时，曾以石先生所录碑文作为校正其文字的依据。见徐著《大理古代文化史稿》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389页。

③《杨寿碑》又称《处士杨公同室李氏寿藏》，全文见石钟健辑注《大理访碑录》。据石先生在该“碑录”中注：此碑今在喜洲弘圭山南，碑头有篆书“杨公同室李氏寿藏”及

楷书“南无阿弥陀佛”六字。

④“山花一韵”的文字、标点及抄写格式，均据石钟健辑注《大理访碑录》，对徐著的引文作了校正。

——以上注释，为编者所加。

论白族的“白文”*

(1957年)

一、前言

中古时代住在云南西部的白族,由于需要,曾利用汉字作为表意的和记音的符号,拟制了一套文字,这种文字,他们称为“白文”^①。

中古时代以来,许多同汉族发生密切关系的民族,也曾利用汉字或汉字偏旁,作为记录语言的工具。他们拟制了几种不同的文字,如:西夏文^②,女真文^③,土俗书^④,字喃^⑤,水书^⑥以及“白文”之类。这些文字属于不同的语言系统,各有其特点,但其中有一共同之点,即是都借用方块汉字,或汉字偏旁,作为他们拟制文字的基础。这些文字,在他们历史上,都起过一定程度促进文化发展的作用,而“白文”也不例外。

* 原载《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第六辑,1957年1月。附有《段政兴资发愿文》、《大元国都元帅段信苴宝摩崖》、《故善士杨宗墓志》、《故善士赵公墓志》、《词记山花》石刻图版五幅。

二、论“白文”有关问题

1. 白族有无文字

近二十年来,研究白族历史和语言的学者,对于白族有没有文字的问题,大多表示怀疑。但是根据明清以来的记载,知道在明代中叶以前,他们确有文字,这种文字,叫作“爨文”。“爨”字又写作“白”,这两个字,同音通用,所以又叫作“白文”。

例如明代学者杨慎(1488—1559)曾译写《滇载记》一书^⑦,这是记载白族历史的一本书。他在自跋里,说明本书就是根据“爨文”的《爨古通玄峰年运志》译写成的^⑧。此外,他还翻译了黑新逵著的“爨文”的《西南列国志》八百余卷^⑨。又如清代康熙四十五年(1706),大理喜洲圣源寺住持寂裕,也曾翻译《爨古通》一书中有宗教的部分,而成《白国因由》^⑩。寂裕在此书的跋里说:“菩萨累劫救护此处,盖有十八化云,备载爨古通。……逐段原由,缘是爨语,但爨字难认,故译爨音为汉语,俾阅者一目了然。”但因《爨古通》原书自晚清以来已失传;更由于杨慎曾经造过伪书,所以学者们对于他们译写《爨古通》这件事,都不相信。其实,杨慎等人编译《爨古通》确有其事,与杨慎同时又世代居住大理的李元阳,即曾见杨氏编译此书^⑪。《爨古通》是明代中叶在云南很流行的一本历史书,是用“白文”写的,足见“白文”原是有的,并不出于杨慎等人的伪造。“白文”的存在是可以肯定的,但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字,因为原书没有流传下来,我们无法揣测。

2. “白文”石刻和“白文”文献的发现

“白文”石刻的发现。白族过去有没有文字的问题,到1942年署名为“白文”的石刻,在大理喜洲被发现以后,才有了正确的答

案。作者于 1942 年和 1943 年暑假，两次到滇西大理邓川等县，为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收集元明时代的墓碑，共抄录完整的墓碑石刻八十余个，其中即有“白文”石刻五个^②。现在把这五块“白文”石刻，约略介绍于下：

(1)第一石刻：《故善士杨宗墓志》，1453 年杨安道撰文。碑上有“弟杨安道书白文”一句话，因知碑上所用的文字，即是“白文”。此墓志首先叙述死者的家世，其次说明死者的为人和卒葬日期。末后附有铭文十六句，每句四字，全文共 347 字。墓志叙述死者的家世说：

“你偈玉叶杨家名宗，生在蒙城喜脸城南仙村丘矣。
息波名杨祥通，息夜名药师玉。波名杨通名，夜名杨满珠。
父难名杨观音庆，母难名夜息。生二子：大难名应，小名宗，敝是波杨矣。”

墓志叙述死者的为人说：

“年初聪明秀气，迎市上村老人王秋小女观音宝，夫妻梦恭梦敬，敝侣宾客。……宗波杨腹中藏诸子百家，咀丘舍三史五经，做村乡上头袖岭。”

碑末铭文说：

“玉叶杨氏，贵名勺宗，年初小则，六艺全通。迎王家女，梦敬在功，二子一女，干教诗书。齐寸家道，和六亲房，天生年寿，五十四冬。不期间丘，遇天花痿，立碑题名，镇万代中。”

(2)第二石刻：《故善士赵公墓志》，1455 年杨安道撰文。碑上文字与第一石刻相同，并且又出于同一作者之手，当然也是“白文”。惟此墓志的作法，与第一石刻不同，此墓志分成两段，前段是叙事文，说明死者的家世；后段是一个“十联”式的哀悼诗。全碑共存 464 字。墓志叙述死者的家世说：

“加日你偈坚波扬，生在蒙城喜脸城南村中，天水郡

家丘。祖波名赵名，祖夜名吴夜。释波[名][][]，[释]
[夜][名][][]。父名生，母名秀，生五子。坚是大男矣。”

哀悼诗“十联”，每联包含两首诗，每首诗按七、七、七、五字断句，所以每联诗共有五十二个字。兹选录六联：

“一哀清洁师主坚，寄生在洱河峇溪，寄藁有天水家丘，是前世修[][]。[][]心出百样课起，尺腹[][][][]坤，迤迤在风流接操，阿日是阿鲜。”

“五哀清洁师主坚，焠越光阴不伽多，生虎子楞庄润丘，大树挪山巅。蚡蝶忧恐不伽舞，黄阿[][][][]釜，众人心不耻那后，咏做千塔添。”

以上第一、五两联，末句末字“鲜”和“添”同韵。

“二哀清洁师主坚，身上在六艺三端，意丘罩百家诸子，藏仁义方规。无阿部上不和羨，无阿[][][][]尊，推让远近贤哲人，阿居纪雁仁。”

“九哀求仁师主坚，生踞阿乡同阿村，干我经书争琵琶，阿人房阿心。不期奔隔做阿迎，可[][][][][]碯，使我虚伙算不得，做日做日昏。”

以上二、九两联，末句末字“仁”和“昏”同韵。

“三哀清洁师主坚，金丘娘是丽水金，玉丘娘是昆山玉，人丘是人仙。护接仁脸方直子，撿扯[][][][]亲，阿珠城南珠婆唄，埋庄鸡弘圭。”

“十哀求仁师主坚，你赵兄弟覆天毡，娘是邑甸上光角，阿人价何千。阿居我长不耻意，[][][][][][]哀，步送叫薪屠上则，雁后镇庄碑。”

以上第三、十两联，末句末字“圭”和“碑”同韵。上引哀悼诗一章十联，有三个韵，即第一、五、六三联同韵，第二、八、九三联同韵，第三、四、七、十四联同韵。因此，《五代会要》把它叫作“三韵”诗，又叫做“转韵诗”^⑬。